

自汉武开疆、海南归化中原之后，中央王朝就陆续将官员贬谪到海南作为一种惩戒，其延续时间之长、人数之多、级别之高，在中华大地上恐无出其右者，仅《海南历代贬官研究》一书就收录贬官189人。苏轼、李德裕、韦执谊、李纲、司马光……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清单来。这些贬官大都爱好风雅，他们在海南留下了不少文化遗存，甚至在渡过琼州海峡时，还留下了不少轶事。

# 古代贬官 跨渡琼州海峡轶事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



王义方像  
陈耿 摄

## 王义方：渡海致祭文

唐朝贞观二十年（646年），当时的刑部尚书张亮因被诬告谋反而被杖打致死，侍御史王义方因为和他有交往，被贬谪到儋州吉安县（今昌江县）作县丞。公元646年，年仅31岁的王义方携妻带雏，从遥远的长安城被贬到吉安任县丞，来到了旧县村，开始了他在海南岛的3年贬谪生活。据史料记载，王义方被贬谪到海南时正是盛夏，海面上风大浪急，随后天气慢慢转为晴和，王义方的船才得以安全抵达海南岛。

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王义方将要渡海时，看到当地渔民准备用酒和肉来祭奠海神，便说：“黍稷非馨，义在明德。”于是酌水祭奠，以身世国运祭告于海。由于王义方素有君子儒的风范，不言怪力乱神，连海神都不屑阿谀，而是以祭祀的名文明志。《旧唐书·王义方传》记载了这篇祭文：“思帝乡而北顾，望海浦而南浮。必也行愆乎己，义负前修。长鲸击水，天吴覆舟。因忠获戾，以孝见尤。四维雾廓，千里安流。灵应如响，无作神羞。”这恐怕是王义方留给海南的唯一有史料可循的诗文了。

其实，历代自中原渡海到海南来的人士，都要先祭祀海龙王，以祈求安全渡海。唐朝贬官王义方，到儋州任吉安县丞后，为黎族子弟讲经授学，是岛上传播中原文化第一人。明谊修、张岳崧编撰的《琼州府志》卷二十九记载：“时当盛夏，风涛蒸毒”，而当他向海龙王祷告之后，“既而开霁，南渡吉安。”

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卷六中进一步作了描述：“溟海吞吐百粤，崩波鼓舞百十丈，状若雪山，尝有海神临海而射。……海神甚灵，（明）嘉靖间有渡海者，见海神特立水上，高可丈余，朱发长髯，冠剑伟丽，众惊伏下拜，海神徐掠舟而过，有光经久不灭。次日有三舟复见，大噪拒之，风波大作，舟尽覆。语云：‘上海人，下海神。’盖言以海神为命也。”诸如此类的奇异传说，录于古籍中或广泛传于民间。



苏辙像

## 二苏：贬所隔海相望

苏轼与其弟苏辙兄弟情深，苏辙说苏轼：“抚我则兄，诲我则师。”苏轼说苏辙：“岂独为吾弟，要是贤友生。”兄弟俩经常以诗歌相互酬答，被贬谪之时也是如此。苏轼最著名的首词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就是怀念苏辙所作。

自从踏上仕途，二苏命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当兄长被一贬再贬时，弟弟也因为受牵连而日子很不好过。患难见真情，在勘问“乌台诗案”过程中，苏辙愿意以自己的官爵为长兄苏轼赎罪，结果被贬为筠州监酒。后来苏轼第三次被贬到儋州，苏辙也受牵连被贬雷州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：当时宰相是章惇，他别出心裁地报复苏轼，因苏轼字子瞻，章惇便将他贬到儋州，苏辙字子由，章惇便将其贬到雷州，都以二苏名字的偏旁来安置。

苏轼贬往儋州时已62岁，当他到达梧州时，听说弟弟刚刚经过，心情很激动。一路追到藤州，兄弟二人终于得以相见。期间他们到一家小铺子吃饭，饭菜粗粝，苏辙难以下咽，“置箸而叹”。苏轼则风卷残云，还笑着说：“你现在还想品尝什么滋味吗？”苏轼身处逆境不屈不挠乃至甘之若饴的坚强性格可见一斑。

雷州知州张逢仰慕二苏的道德文章，不仅高接远送，还摆酒接风。兄弟俩得以在雷州同住近半个月才分手。临别那天夜晚，苏辙送到船上，苏轼旧病复发，苏辙也终夕不寐，于是对兄长朗诵起陶渊明的诗劝其止酒。

苏轼在海南，苏辙在雷州，正是一南一北隔海相望。苏轼的另一名篇《西江月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写的：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新凉？夜来风夜已鸣廊，看取眉头鬓上。酒贱常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？把盏凄然北望。”

兄弟二人同时遭贬，患难与共，倍觉情笃。“中秋谁与共孤光？把盏凄然北望”，兄弟之情跃然于词句之间。谁也没有预料到，上次在雷州苏家兄弟的分手，竟然会成为永别。



徐闻贵生书院汤显祖雕像  
古月 摄

## 汤显祖：登岛补缺憾

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，大戏剧家、时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汤显祖因上著名的《论辅臣臣疏》而震惊朝野，被降为广东徐闻县典史。

闽江学院教授邹自振介绍说，在赴徐闻的路上，他由阳江出海。满帆的海风送他到了琼州海峡，也许是“风斜别岛洋”，船过徐闻靠不上岸，只得随风漂流；船一直飘到几百里外的涠洲岛才停泊。这次意外的壮游，使他领略了从未见过的大海，而与海南岛的擦肩而过，让他写下了多篇放声歌唱琼州海峡景色的名篇佳句，但也心生遗憾。

《白沙海口出沓磊》是其中之一：“东望何须万里沙，南溟初此泛灵槎。不堪衣带飞寒色，跳浪兼天吐石花。”题目中的“白沙海口”就在今海口市北。在他的笔下，大海是如此的壮观美丽，有声有势。

随着船边波涛汹涌的海水，随着眼前掠过的美丽风光，他即兴又作《海上杂咏》：“不似剪刀尾，全无白画眉。愈高飞愈疾，愁绝叫天儿。沓磊风烟腊月秋，参天五指见琼州。放旗直下波千倾，海气能高百尺楼。”

汤显祖在饱尝了阔大无边的海上风光后，回头才来到徐闻县的衙门任职。为了弥补未能登陆海南岛的遗憾，后来他曾专程游历海南岛。他贬官徐闻期间，留下了不少吟咏海南的诗篇。如《海上杂咏》，是他南贬途中及徐闻任上的组诗，共二十首。其中有很多咏海南地理物候、民情风俗、历史人物的诗篇。汤显祖在徐闻期间甚至曾乘船绕海南岛而行，沿途则上岸旅游观光。他在儋州凭吊了平生最敬仰的大诗人苏轼，并在崖州的“临川港”见到或品尝了当地的特产“江挑”（水产品），思归返乡之情与日俱增。

《海上杂咏》第十二首中写道：“见说临川港，江挑海月佳。故乡无此物，名县古珠崖。”这里说的临川港，是海南的地名。《琼台志卷六·山川下》有记载：“临川港，一名临川水，在州（指崖州，今三亚）东一百三十里。”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，他到了海南又遇上这个地名，自然联想到自己的故乡。但这毕竟不是故乡而是海南，它的特产江挑也是故乡所没有的，故觉得新奇，于是在诗中咏赞了它。■